

〔優選獎〕

在樓梯間的那些分秒

蘇家盛

一 「掛號——。」每當樓下傳來年輕郵差的呼喊聲時，我就奪門而出，到底我們這大樓有幾層分租了？電梯常被公司佔用（送貨），又礙於一樓沒管理員，無法收納信件，於是每有掛號信來，我就學卡通飛毛腿，一溜煙地往下飛奔。起初，這種匆忙感讓我不悅，後來卻漸漸喜歡上了。

我發現：穿越樓梯間的那些分秒，可以體會諸多價值。好比說：可以鍛鍊我的腿肉，讓它變得結實；好比說，可以回顧昨天發生的事，那些可引之為鑑、那些可當成過眼雲煙？好比我可以放個響屁，讓響屁的音頻使牆上的壁虎墜落下來，滿足我在城市中的練功慾；我甚至可以輕解羅衫、伸出手臂，學出一副鳥樣，讓自己快樂、讓自己飛。

的確。我喜歡在樓梯的那些分秒，那些分秒很引人回味。

二

說到跟樓梯的因緣，最早跟一個奇異的夢境有關。在我們家從舊居改建成大樓（好久以前的事了）後，有天晚上，我夢到有一團黑黑的東西跟我玩樂，隔天這棟大樓停電，我必須徒步上十樓，遂在三樓的樓梯間，看到一個巨大的黑箱，這東西是泡棉做的，約莫七八個人大小，仔細比對後，它正是夢中的那團黑物。對我來說，這東西像是溝通兩界的時光隧道；又外表毀朽、但內裡藏寶之物！當然，也像是個巨大的機器人。

後來，我替它取名壯壯，它太像個人了，但像個強壯耐直的外星人。我愛它愛得很。我曾盼望，壯壯可以永遠在樓梯間，不要被搬走，這麼一來，我就可在閒裕時撫摸它，同時藉著奇特的想像，紓解壓力。

每日，我為了多看壯壯一眼，上學前便把電梯按到三樓，出電梯門後撫摸它，再坐回到電梯裡；若是有空，我會花時間跟他說話，聊未來與夢想。雖則，壯壯的質材我不清楚（事實上，它是否為海綿或塑膠或壓克力，至今無解），卻因神祕感的加分，讓我把心交給了它。

爾後，壯壯被搬走那天，我掉了足足有三大桶的眼淚呢。

此後，為了怕撞見傷心地，我很少走路下樓，而慣坐電梯直下一樓。

可到了大學時，宿舍沒有電梯，於是我又重新習慣樓梯。

我常在沒有靈感時，拿了兩張廢紙，塞在口袋裡，對著樓梯間喃喃自語，聆聽大大小小

的回聲，我覺得，這些牆壁是有生命的，它正對我熱情喊話；待腦筋活絡後，我便會把口袋的紙筆抓出，寫些關鍵句，再沒命地衝到房間裡，打開新的文字檔，把廢紙上的文句經過拆組，敲成一篇動人的文章。

三

在我大一至大三期間，我都沒想去「認識」樓梯間，我只想「待在」樓梯間。後來，我會去「認識」樓梯間，是在我大四那年、修了女作家的小說課、所養成的習慣。我訓練自己，觀察一隻狗的流浪、一塊蛋糕的墜地、一個聲響的緣由、一棟大樓的生態等等。我壓根沒想到，一個平凡的樓梯間，竟會這麼有趣！

這樣的「有趣」，好比我離譜的身世。

身世——從很小的時候，我就有感應體質，我說的話，大人都置若罔聞，因為，我一直在說述上輩子、或者上上輩子的事情，所以我被當成了怪胎；上了國中後，我又瘋狂地愛上寫作，把課業給荒廢了，於是，沒有考上公立高中的我，讀了五專，可是讀到一半，又降轉去讀高職。

到了服役時，原本身體健康的我，卻因腦傷，被醫生宣告將成為植物人，我的病名是「小腦萎縮」（就是《一公升的眼淚》的作者得到的病。）但我的意志力超乎常人，因病退役

後，經過一年多多的療養，遂將腦疾給控制住了，緊接著，我進入補習班重考大學。放榜後，我考上中部某所大學的中文系，這時，父母親不敢輕視我了，他們承認我智商正常的事實。

大二那年，我在學校相思林的石椅上，寫出生平第一篇創作稿，爾後，這篇作品拿到校園文學二獎；大四那年，我選修女作家的小說課，在她的指導下，得到第一座校外文學獎，此後我在文字之間漫步、追逐、賽跑。「寫作者」，變成我的身世的一部分。

某個因緣下，我告訴女作家，我曾四肢癱瘓、卻康復如初的身世。

女作家訝異地看著我，發出「啊！」地一聲。因為我的身世。

我相信，每個樓梯間都有其各自的身世。

而樓梯間的身世，又像一窟巨大的洞，可以包容我「寫作者」的身世。

四

大學畢業後，我回到南部老家，事隔多年，我已把壯壯的事情淡忘，因此，我又重新愛上本樓的樓梯間，因它乾淨、安靜、寬敞。尤其，五樓的住戶一早就出門，我只要在該層樓活動，是不會遇到任何人的！我記得，在我剛畢業即失業那陣子，我常把「筆電」帶到五樓的樓梯間，聽著鍵盤鏗鏘的回聲，而感到心神舒展。大概因此，樓梯間幫助我得了獎。

還記得，收到掛號信那天，當我從樓梯奔跑下去時，我帶著模糊的情緒、凌亂的腳步；

但當我拆開信、獲知得獎消息後，我帶著誇張的笑容，嘿嘿嘿地在心底鼓陣：這下子，我揚眉吐氣了！我自信滿滿地宣告消息，父母親卻萬般狐疑：「別高興的太早，可能是詐騙集團。」「不會吧，上文化局網站查好了。」為了證實所言為真，我即刻開了電腦，看到自己的名字登在網站時，心裡可樂了。

我用手指著螢幕，要母親看仔細些。

母親笑了幾下，告訴我，獎金顯然比獎牌重要，記得把錢交給她。

之後，對於寫作一事，父母沒反對、也沒贊成，他們只是說：「中文系畢業，能不能當老師，寫作當副業就好？」「喔，好吧。」我十分氣餒，草草應付他們；我知道，再如何大費唇舌，也不會改變他們的觀念。於是我偷偷地寫，孤單而神祕地寫，在樓梯間。

掐指一算，我足足失業了五個月。這陣子，我為了迴避父母親的談話，一早就去公園散步，到了八點半，便躲在樓梯間，溫習我讀過的小說。我就是在這時愛上樓梯間的。起初，我感覺到樓梯間的「獨立性」，後來發現更多更多。

——怪事的發生地：曾經，一個陌生人走過我身邊、身後跟著一打小狗，我很懷疑，狗主人照顧得來嗎？還有，一對情侶從三樓開始接吻，休息三分鐘後（我有看手錶算時間）走到四樓、說了幾句不清不白的話，之後他們舌吻摟抱、竟還能將身子移動到我寫作的五樓，他們看到我置之不理，繼續「打啞」下去，我成了道地的隱形人。

——聲音的聚集所：我在八樓寫作時，聽到六樓的陌生人打了不只一下的噴嚏、還帶有節奏感；我聽著聽著，聲音愈來愈大、代表他步步向我走來。（這樣的聲音續集，也可稱之為「樓梯間的特例」，被我歸屬於「記憶竄動」的區塊。請想像一下，大規模海藻在洋水中流動的畫面。說得更細緻些，它的出現，不只容納「典型」的招呼聲、說話聲。）於是慌張的我，拿了筆電就跑。事後，我不清楚自己為何要跑？我又不是小偷！

——小人物的走唱戲台：來租二樓右側的酒家女（她像個舞台劇演員），聲音極其誇張，頗像三樓左側的王媽媽推菜籃在發牢騷時、菜籃與嗓門的糾結之聲。這時，我的心跳會加快，思緒會被震盪。我像是錯上舞台的演員，腳步顛簸、思緒糾結，衣冠也許不整。

由於上述因素，我喜歡在樓梯間的那些分秒。我喜歡猜測別人「此刻的動作」、「接下來的動作」以及「漸漸無聲的動作」。（我病了嗎？）雖則，我不清楚完整的喜歡原因，但片段的喜歡原因，卻常引我回味。

五

在畢業後、暫時寫作的期間，一天我心血來潮，在早晨五點跑到二樓的樓梯間，試著聽出該層的所有聲音，但穿過耳膜的聲音，像漂在空中的透明泡泡，飛過來、又飛過去，最後閃電般飛到我耳朵裡了：臨海路上，傳來三五位路人的歡呼聲，忽強忽弱，但一下子卻叮啞安

靜，路燈關上了，天卻亮了，這世界似真非假。「呼」一聲，疲累的我睡著了。

夢中的我，聽見踢毬的腳步聲加碼響起。踢踢毬毬、踢踢毬毬，這聲音給我一個幻象，一個故事。像有人從本棟一樓走向二樓，又像從二樓的樓梯間爬起，不願意回家的他，爬啊爬地，「咚」一聲掉到戶外去了，但他沒有灰心，而是站起身，沿著大樓的外表爬行，爬到十樓窗口，才「蹦」一聲又跳進來。一躍進窗後，他彷彿可穿牆般來去自如，影像好似幽靈。但怪了！既然他可以穿牆，為何還要努力爬上十樓？難道這是夢境？

說真的，我到底在夢裡夢外，自己也分不清楚。

好比說，某天本大樓的電梯故障了，變成一座「幽靈電梯」，這台電梯自己開門、按層樓、關門，像有生命似地、在各層之間升降，而在問題尚未被找出之前，各樓鄰居紛紛以鬧鬼為名，拒絕搭乘。就連隔壁汪家（他們贊成「幽靈說」），也選擇走路下樓了。於是，喜歡樓梯間的我，未免打擾，便到其他棟大樓，滿足被世人遺棄的慾望。

這期間，我每到一棟大樓，便率先躲過警衛，至該樓的頂樓坐下，展現「真我」（如摳摳鼻屎、放放屁、穿兩色襪子、戴上墨鏡、哼著自己喜歡的歌等等）。寫完文章後，我再沿著樓梯間，一層層徒步下去，這樣一來，我就可以欣賞各層的樓梯間，看足了風景、過足了癮，經歷精采的分秒。

待本棟電梯修好後，我也沒經常搭乘，因為三樓搬來了新公司，他們進貨、出貨、聊

天、喊話，時時在電梯周圍打轉。每當我領取到掛號信時，面對停在該樓不動的電梯，而必須跑步下樓時，心中只有「無奈」可以形容。有天，我遇到該公司的負責人，跟她抱怨，她則跟我抱歉說，這兩週公司進貨，之後就不佔用電梯。但事實證明，她的話全是狗屁！

又過一周，連六樓的樓梯間也不安寧了。景氣變差後，該層的住戶失業了，他們去散步的次數增多，為了避免與他們相遇，而看到他們（包括兩隻牧羊犬）驚訝的表情，我必須上上下下，隨著鄰居出入的狀況，機警地改變位置。

但我還是愛著樓梯間。換句話說，我在進行某種借位的流浪。

它神祕、免費、而且有趣。

六

更有趣的是：隨著我白日遭遇的不同，夜裡的夢境也在轉換。

某天上午，我在樓梯間吃桃果；這天夜裡，便夢到陶淵明的桃花源。於是，我有了奇怪的想法：既然在樓梯間發生的事會入夢，倒過來說，我所做的白日夢，則也可能在樓梯間發生吧。我遂向樓梯間祈求，保佑我考上C校的國文科代理老師。那時，距離考試還有兩週。

十分幸運地，兩週後，我在大樓的樓梯間接到被錄取的電話。

我任職後，沒交女朋友。我依舊孤單，卻也因清閒。

我把心力放在學生身上。我發癲搞笑，跟他們打成一片。

因而，我得到「痘痘先生」的外號，共享師生之樂。

下學期，學校進行工程，決定把樓梯旁的體育室，改成雅致的咖啡屋。

我常在沒課時走到這裡，站在樓梯的窗邊，看幾位學生工作。學生們必須脫鞋，在咖啡屋裡行走。有時，負責咖啡機的阿元會刻意問我：「蘇老師，要不來杯咖啡、或者小泡芙？」我謎起眼笑笑，登堂入室，卻故作假態：「老闆，我可以坐這裡嗎？」「當然可以，您請便，這排位子都可以使用喔。」阿元如是說，配上手勢與憨笑。

某天，我心血來潮，捐了三千元的咖啡豆給學校。阿元當場收下，把咖啡豆磨了磨，給我一杯熱騰騰的咖啡。之後，阿元愣愣地告訴我，他要把咖啡豆放進倉庫裡，等等再出來跟我聊天。我說好，就等著。不料，這一等竟等了半小時。我著急了！站在咖啡機前方往庫房喊：「阿元，你在不在？」

結果，一點兒動靜也沒有。我只好走近倉庫，意料之外的，竟發現倉庫的門裡還有個暗門，我躡手躡足地靠近。一打開，迎面而來一只樓梯，往下相通。我鼓起勇氣，對著樓梯下方喊：「阿元——，你在不在？」仍然，一點兒人影也沒有。但仔細聽，卻有輕微的回聲交錯：

你在不在？

在不在？

不在？

在？

你在不在？

在不在？

不在？

在？

到底是「在」，還是「不在」呢？我聽得有些迷糊了。

突然間，有個黑影攏罩了我，並重拍我的肩膀。

我以為是七月半好兄弟，大叫一聲「啊！——」。

一回頭，正是慣於憨笑的阿元，他因為耍了我，而笑得前仰後翻了。阿元解釋說，這樓梯通往地下室，原本他只想放咖啡豆，後來看我喝咖啡很專心，就想捉弄我，沒想到「笑」果驚人。事後我沒生氣，而是站在樓梯前，發呆了好一陣子，直到鐘聲響起。我得到結論：我和學生都喜歡樓梯，主要的原因是：它適時供我們隱藏，供我們「躲」的樂趣。

七

人是情感的動物，但生離死別、在所難免。離聘職期滿的半月前，我坐在四樓樓梯間

時，手中拿著一張簡章，上頭寫著政府單位的「長篇小說」補助計畫，得獎者可拿到新台幣一百萬，那時我就想試試，若能得到這獎金，就可以幫助更多清寒的孩子了。於是，我將申請表格寄出，但心中不時浮出那句老話：「睡歸睡，別作夢啊！」

不久我告別教職。為了增加題材，我繼續探勘各棟大樓的樓梯間，同時等待政府補助的消息。某日中午，睡眠惺忪的我，從母親手中接過一封厚厚的掛號信，拆閱後，難以置信的事發生了：我得到政府「一百萬補助計畫」的批准。當下，我高興得手舞足蹈起來，拿著這份公文，在室內跑了三圈。我不知道自己在跑什麼，最後奪門而出了。

我那兒也沒去，只是跑到樓梯間，聆聽自己的哭聲。我哭得啜啜泣泣、溪哩嘩啦，我把哭聲變成一種音符，把四面牆壁變成琴鍵。我不斷不斷聽著回聲，聽著音符。「我有機會了！」暗自打氣的我，慎重向上天許諾，要把這部長篇小說寫出來；還有，要連帶把其他的故事寫好；把前幾年遺失的靈感尋回；把應該開啟的檔案補上；把生命的故事重新檢閱；回C校去找學生……。

得到創作補助後，我每天的工作，就是躲在各大樓的樓梯間寫作。

我拿出新的紀錄簿，在各大樓的樓梯間，紀錄新的人生。但有幾個百無聊賴的午后，我在本棟七樓的樓梯間寫作，但靈感缺缺，不但沒寫出文章，甚至起了偷窺的心：我看到窗外對面棟三樓的夫妻在擁抱、一只塑膠袋飛越五樓窗口、兩隻斑鳩吃著七樓女主人餵養的鳥食等。

我知道，偷窺不是好行為，為了矯正自己，我先遠離現場，再企圖改變。

隔天，我帶上了衣夾子，眼睛闔上時夾一下，這招挺有用的，我把自己當成男主角，樓梯間是背景，發生的事當劇情，孤獨是小說的核心，無聊是小說的架構。眼睛闔上夾一下，眼睛闔上闔下、衣夾夾上來下。

——這樣的我，終日尋找最棒、最適合我的樓梯間。

我從未停止尋找，也從未找到最好。

八

當我在樓梯間尋找什麼時，某些人也在尋找我。一日，我在九樓的樓梯間寫作完，正要走上十樓時，聽到隔壁汪家女主人說，我一個年輕人不去工作，整天待在家裡，是因為要追他們家女兒，只是不好意思開口罷了。我瞠目結舌：真是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別多——汪家女兒我一年沒見幾次，這事怎可無中生有？要找女婿也不是這種找法！

回房後，我想起跟汪家的不快來。有次，父母親出門遠行，把鑰匙寄放在汪家，結果汪太太摸進門來，當時我人在房間睡覺，遂尋聲而出，在門後的小透視鏡前，監視汪太太猥瑣的神情，後來我索性開了門，問她要幹嘛，她被嚇了一跳，佯說只想在冰箱拿幾根蔥。汪太太離開後，就讀國二的我傻傻回房，不知道事態嚴重。後來我告訴母親，母親拿回寄放在汪家的鑰

匙。

母親還連帶想起，汪太太的軸煙，曾經以借麻將為由，到她的房間翻找……。

幾週前，汪太太看我進入電梯，便即刻開門，說要跟我坐同一班；我想走也走不了，遂只好等著。汪太太鞋一穿好，鼓著腮幫子問我：小蘇啊你最近怎麼都待在家裡是不是暗戀我們家的女兒啊如果有意思就要說喔。我心想妳真是癩蝦蟆想吃天鵝肉也不撒泡尿照照鏡子妳家大女兒人老珠黃嫁不出去還想塞給我。當時電梯走到五樓，我奪門而出，讓汪太太自言自語。

我相信，汪太太的情況是慢慢演變的，她中年喪夫後，便患有「焦慮症」。

之後，我每在樓梯口遇到她，就緘口不語。我不想打舌戰。

我需要空間。所謂「實質的空間」，和「心靈的空間」。我需要寫作。

然而，在我和汪太太有衝突後，事情還沒結束。一天中午，我去戶外運動，汪太太竟跑到我家，哭噎地告訴母親，她從小疼我到大，怎麼我現在不理她？說著談著，汪太太又說，如果她再嫁……，就不會被人看不起；又如果，我願意跟她道歉，事情也不能船過水無痕，她需要精神賠償，或者娶她家的大女兒。

事後，母親把我罵了一頓。我直稱冤枉，說她惡人先告狀！

沒幾天，汪家貼出售屋公告，決定搬去北部，我想也好，這樣誰也不欠誰！而當我坐在樓梯間，設想汪家搬走後的光景時，我就更愛這塊港埠之地了。

九

汪家終於搬走了，二十多年的鄰居情誼劃上句點。

他們這一走，我們才想起，住在這裡二十年，很多事都變了。

至少，交通改了，房價漲了，我們這棟樓變成指標性的建築物。

每當有朋友提及本棟房價時，我必誓言本棟大樓的價值感。第一價值：地勢高，景觀優美，一二樓可以近觀高雄港，樓頂可遠眺旗津、西子灣；第二價值：格局方正、屋內寬享四十六坪、三面牆共六處採光、地點鬧中取靜等；第三價值：樓梯寬敞，暗示大樓的安全性、與價值感（這已成銷售定律）。於是，每當我坐在樓梯間時，可以放心地寫，並擅自更改座位。我的臀部若發癢，可在地板來回摩擦，既止癢、又清潔地板，一舉兩得。

前幾天，我寫作寫累了，遂將「筆電」置於膝蓋，伸個懶腰後，閉上了眼。之後，我聞到窗口的海風鹹味、又聞到地板的嗆鼻清潔劑；我的身體感受到地板的震動、還有吭吭啞啞的工地聲。我睜開眼，一個暈眩，手上的「筆電」差點沒翻過去，我定下神，止住不規律的心跳，將「筆電」放下，再到窗前，踮起腳尖，望海思索：是我變了嗎？還是高雄港變了？樓房一層層加高了，施工的頻率增大了，我看到煙塵漫漫，到處都是施工的聲音。這些改變的背後意義是：愈來愈多人要住這裡了。那麼，無論怎麼動工，希望海還是這麼藍，氣質永遠像閩女一樣。

我衷心期盼，港口的船隻來往不絕，載來連綿的福氣、載去冤枉的因緣。

然而，這世界會圓我的夢嗎？就靜觀其變吧。

十

憑良心說，在這棟大樓的住戶裡，我是少數能說出樓梯間價值的人，但若說我無聊，不如說我有智慧！好比上週末，工人來修電梯，發現電梯的鋼絲再次斷線，這下子，大家利用樓梯間上下交通，才知道樓梯間的價值，而我不僅早就知道，還把它當成免租金的辦公室呢。

打開文字檔。早上八點。某小學的糾察隊收隊了，隊長的口哨，發出嚶嚶的長音。看到他們的蠢樣，我遂回憶起童年時溜滑梯的經驗，我設想著，若大樓的樓梯可一滑到底，那麼我領掛號信就快多了。當然，這是個奇怪的想法，可我們這棟不都住著怪人？反而言之，我的想法就值得細究了？

想著想著，我突然有些疲累。我闔上眼，電影般的畫面出現腦海……迎面而來是一片桃林，桃花紛落、綠葉扶疏。我碎步瀏覽風景，竟撞見曾擺在樓梯間的壯壯，在摘桃子吃。多年不見，壯壯變得更大隻了，他對我憨笑，搖首擺尾。這似乎是個吉兆。我跟壯壯喊話，問他這麼多年，是否都在外太空，那個星球與城市，一定很圓滿吧！不料，壯壯竟然開口了，似乎是說：牠喜歡吃桃子。然後，聲音變得很細微，我聽不到。我要他大聲一點，他要我靠近一點。我再度靠近他，壯壯卻往後退步，愈走愈遠……。

我急欲撐開耳朵，但於事無補。

我想起那個寓言故事：長耳朵的國王。

我是國王、還是壯壯是國王？是誰說了謊、製造了假象？

突然醒來。「掛號、掛號——。」這是幻聽嗎？（腦病的後遺症）

我揉揉眼，看看手錶，再辨認一次聲音，果真，樓下傳來年輕郵差的呼喊。

（我確定，那音頻是一陣陣由下往上繞上來的！）

我等這一刻很久了！我的口袋裡，隨時放著印章，以備不時之需。但此刻我卻想撇棄匆忙，慢慢地踱步下去。我說過，樓梯間的那些分秒，很引人回味。我想輕解羅衫、伸出手臂，學出一副鳥樣，讓自己快樂、讓自己飛。我能在此看見窗外之景，聽見各樓斷續的聲音。我似乎聽見了海浪聲，一波波往這方拍打。我彷彿看到文學大海上，有一艘標號「小說」的船，上頭推滿了信件。其中有一封信是我的。我的掛號。

我希望在收了這方掛號信後，把寂寞掛號出去。

「掛號——。」這時，我分不清此刻是白天黑夜、現實或虛幻。

空間很不確定。時間也一樣。

而若這聲「掛號」是夢境，也不打緊。

我相信，樓梯間的魔幻，會把美夢成真，把一分一秒、變為亙古恆常。

我們都在「樓梯間」

李喬

〈在樓梯間的那些分秒〉是一篇情意到位，語言、結構、觀點都相當完整的標準「短篇小說」。

細膩的語言，誇張中有薄薄的幽默；而故事的設定，情節的推演兩者配合巧妙，彌補了故事性不足的缺失。

「觀點人物——我」是狂熱寫小說的年輕人，這個設定使「樓梯間的獨立性」概念成立，於是認定樓梯間的空間意義豐富說法被接受，於是「樓梯間」滋生種種隱喻了。熙熙攘攘人間，為利來利往也好，積功德與眾益也罷，「擁有」的時間空間，多麼短促而狹窄呀！然則以「處樓梯間」形容人生一世，誰說不宜？

這回高雄的打狗鳳邑文學獎小說部份，雖然特別傑出的鮮見，但達到「發表水準」的有二十篇以上，真正豐收、充滿希望。文學找天才，不如看苦功，這是寫了五十年小說的人的看法。

得獎感言

曾有許多個午后，我和父母親為了創作的意義而爭執，想當然爾，大戰三回合後，晚輩我必居於下風，我常因而跑到大樓的樓梯間哭泣，當時，腦中浮出幾個句子、情節、畫面與聲音，楚楚可憐；怎料事隔多年，這些小說零件排列組合，卻變成了這篇半喜半憂的後設小說，而前後的寫作時間，約莫只花費兩天。此作品中，有不少孤獨的塵味、自言自語的進行式，卻得到評審老師青睞，實屬難得。目前，父母親已支持我寫作了，我當然會繼續創作下去。

簡介

畢業於東海大學中文系，擔任國文科代理老師（獲教師組作文批改特優，指導學生參加作文縣初賽第一）；二〇〇八年得到第六屆國藝會長篇小說補助，受補助作品《生命的顏色七部》，將於二〇一二年接受出版社提案。而受高雄市補助的短篇小說集《那段假在洞裡的日子》，已於今年初由玉山社發行，誠品金石堂上市。

蘇家盛

